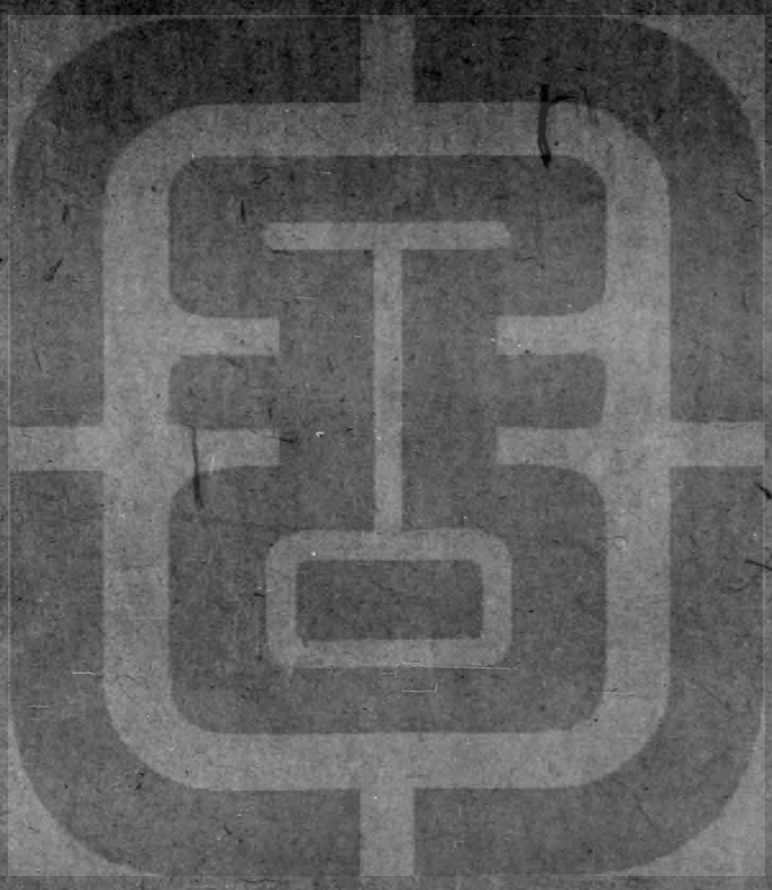


昭明文選  
得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其書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

死時為一卷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登自是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也文穎曰選數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

聲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也踵也武也紛綸威蕤湮

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張揖曰紛綸亂貌善繼韶夏崇號

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

人也管子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勛

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軒轅之

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同同軒轅之

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

可觀也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尚書益稷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

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公劉發跡於西戎漢

音義曰公劉文王改制爰周鄧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鄧至

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鄭氏曰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

善始善終之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先王創

制垂業既慎其規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

模又謹其遺教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

並導奉也二易湛恩厖鴻易豐也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



洗厖莫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

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辭是以業隆於

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

榘榘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榘榘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

法武者遵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太平功德冠於

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

尊名顯號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張揖曰逢

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滴泉兒徐旁魄四塞雲

廣曰沕沒也亡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布霧散張揖曰旁魄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暢

流也延若冕埏地之八際也言其德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上達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

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協氣橫流武節姦逝多也姦逝遠也

游原遐闊泳沫孟康曰通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泳

其首惡薜沒晡昧昭晰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晡昧喻

首昆蟲闔澤回首面內文穎曰闔澤皆樂也韋昭曰諸侯不

駟虞之珍羣言駟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徼麋鹿

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導一莖六穗於庖鄭

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儀雙貉共柢之獸服虔曰儀牲

木之末於庖厨以供祭祀儀雙貉共柢之獸

大也武帝獲白麟角獲周餘珍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

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

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



交接療病轉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奇物譎詭倣儻窮

君有似於古靈圍禮待之於間館舍中神奇物譎詭倣儻窮

變漢書音義或曰倣儻卓異也奇偉之欽哉符瑞臻茲猶

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

休美也尚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

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

介立不亦慝乎服虔曰介大立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

切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

為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音文頴曰

上公也故先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

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造見也創初創也

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

望場望帝封禪紀號以表崇名也望幸陛下謙讓而弗發

曰弗發挈三神之歡歆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

牲意也羣臣慝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

帝太山羣臣慝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

曰天道質昧以符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瑞見意不可辭讓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

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

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

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

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

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

進越也文頴曰越喻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

天神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勒功中嶽以章至

尊張揖曰蓋先禮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



上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

也貶損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摺紳先生

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案錯事漢書音義曰案官也

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猶兼正列其義

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錯十故切

校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

正天時別人敘將襲舊六為七攄之亡窮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

述大義為一經也傳曰襲因也尚書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事者也於是天子俛然

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佛感動之意乃遷思迴慮

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

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請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

富饒也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甘露時雨厥

壤可游臻遊也言祥瑞屢滋液滲漉鹿何生不育說文曰

也又曰漉水下貌嘉穀六穗我稽曷蓄李奇曰我之稼非

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祀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

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

封禪之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也言般般之獸

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毛



詩傳曰騶虞 眇眇穆穆君子之態 漢書音義曰眇眇和也

敬有似君子也張揖 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厥塗靡從 其來親見

天瑞之徵 文穎曰其道何從 茲亦於舜虞氏以興 文穎曰百獸率

舞則騶虞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

詩曰鹿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祉 帝天帝

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

龍興德而升 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 采色炫燿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覺悟黎蒸 文穎曰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如淳

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 厥之有章不必諄

諄 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

然命之乎曰否諄之純切 依類託寓喻以封巒 漢書音

寄也亦山也言依事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故

曰於與必慮衰安必思危 太公陰謀机之書曰是以湯武

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徐廣曰

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

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先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

也宅詩曰湯降不暹上帝是遺失 鄭曰

劇秦美新 李充翰林論曰楊子論秦之劇稱

楊子雲 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

退不能草玄虛室順性全貞而反露才



以聰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  
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

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

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見上文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尚

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

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闢已見臣誠樂昭

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

之休臣嘗有顛胸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恐一旦先犬馬

填溝壑先犬馬已見曹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曰左氏傳鄭伯

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

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萬分處一已見江

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肝肝言混

始也睢肝已見景福殿賦睢許惟切肝音于或玄而萌

或黃而牙言天地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剖判上

下相嘔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

與嘔同以氣俱切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

易曰有男女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豐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



罕漫不明之兒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

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

澹漠焉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周無也顯明也伏羲

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糾仲尼不

遭用春秋因斯發司馬遷書曰仲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為神獨秦屈起西

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因襄文宣靈之

僭跡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懷文公太子靈公立基孝

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斯上至政

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平始皇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

見上橫已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相馳騖起翦恬

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拔楚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

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

唐漂虞滌殷蕩周謂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

難古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

以者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

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又

附也獷犬不可親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

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大第經寶巨狄鬼信之妖發

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大第經寶巨狄鬼信之妖發

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為言猶第也步內切第步忽

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白經



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

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

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神歇靈繹海水羣飛神靈歇其舊

龍死也巴見西征賦二世而亡何其劇與為趙高所殺

緒不福祐之繹或為液二世而亡何其劇與為趙高所殺

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而亡何其劇與為趙高所殺

劇甚也言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尚書曰兢兢夫能貞

而明之者窮祥瑞明故也祥瑞咸格直回而昧之者極妖慝

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

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故若古

者稱堯舜又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威侮者陷桀紂也尚書曰

威侮况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

會哉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與汛同所買切

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跡在於豐自武關與

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

創業蜀漢發跡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

漢王聽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

信策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漢書沛公召秦豪

與父老約法三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

章餘悉除秦法網紀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

雖知達古而猶襲之也孔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

未張為襲秦項故闕者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

闇忽不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右土顧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符

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

出而渾淳沕滴川流海濤雲動風樞霧集雨散言衆瑞之多也誕

彌八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埏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

震為雷日也易曰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炎光日景也塞乎天淵所及

遠也天淵已見答賓賦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

言應錄而王也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奇偉倜儻譎詭

天祭地事言衆瑞所以成臻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

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登

假皇穹鋪衍下土於假至天鋪衍於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

離應卓哉煌煌貞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白鳩丹鳥素魚

斷地方斯蔑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表紹書曰殷湯有

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扶劍

斬地分為受命甚易格來甚勤命甚易也言莽德盛故受天

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

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

思垂務積委亦旁作穆穆明且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

為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

司馬遷書曰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或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

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

言以文雅為園囿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胤胤也

懿律嘉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神卦

靈兆古文畢發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煥炳照耀靡不

宣臻宣編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

軫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揚和

鸞肆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

樂也步則歌施黼黻衮冕以昭之言制服用有差亦明貴賤

禮曰公之服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莽請考親九族

淑賢以穆之漢書曰莽詔曰姚媯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定南郊欽脩百祀咸秩也

之禮尚書召誥曰祀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曰莽奏九廟

于新邑咸秩無文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簪食堂既成名

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隳壞孝元廟

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然經有北懷

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若復五爵度三壤

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

四等目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上

惟經井田漢書曰莽令更下公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

免人役漢書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南刑漢書曰莽分移

日穆王作呂刑孔丘馬法馬法司馬穰直之法也穰直已見



左太中恢崇祗庸樂德懿和之風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

廣彼播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播紳已見封禪書漢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也毛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

而不韞韞韞韞古見上文積音讀郁郁煥哉論語曰郁郁乎

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允塞有聖德信能羣公

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姦宄寇賊罔

不振威尚書曰姦夷猾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

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

封姚姁為始睦侯奉黃帝後帝興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京

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

亦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法術前

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

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

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月有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

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

山下小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

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況堂

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

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



乎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曰聖人南

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素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

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

示來人摛之罔極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令萬世

常戴魏魏履栗栗魏魏高太也巴見土懼臭馨香含甘實言

德比於馨香甘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

實故臭而含之精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

荷天衢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斯天下之

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一首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

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郝萌等善

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

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

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

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

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



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  
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  
迷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  
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  
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  
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  
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  
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  
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臣固愚慙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是易曰太極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浮

而清分州焜焜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沈

浮交錯庶類混成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

水土以品類成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

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下同于

草昧易曰天玄混之中混猶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

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莫亡聲莫能厥有

氏號所依為氏也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伏羲炎帝曰神

舜堯曰陶唐紹天闡釋宗紹人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



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得而脩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

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龍翼言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

之法龍圖也龍圖也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

合誠圖曰黃帝冠帝位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

載越成湯武服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

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徧故歸功元

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

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

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

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

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

尚書曰熙帝之載元俾其承三季之荒末植亢龍之災孽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懸象

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閻而恒文珉彝倫斃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

弗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斃左氏傳曰故先命玄聖使綴學

季恒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宏亮

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

亦顯助祖宗揚德備哉粲爛貞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

明其迪喆之德

勿之輔比茲楠矣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贈劉前軍表

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相光武如北辰時至氣動

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

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泣其誅言二相即位胡

誅天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城門入城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  
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然後欽若上下恭揖  
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

也善曰易曰君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善曰尚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也矢陳也敦勉

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蓋以膺當天

誥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搗與麾音義同

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蓄炎上之烈

精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蘊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孔子

能表相祖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身不及已曰本

戒事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其蹟可探也善曰探蹟

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

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

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匱朽子新

論曰湯武則父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乘其命賜

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豕韋顧已姓之

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

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

因其命賜以彤弓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毫善曰參五謂

黃鉞乃始征伐也

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毫也論  
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  
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  
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色天色天子邑也善曰北

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是  
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色商



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武周樂

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

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耻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左

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

亦猶於穆猗邠翕純儼繹那歟孔子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

純如也儼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

也繹如也上帝以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

奕乎千載流奕光曜豈不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

天豈不能自神明哉周易其德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

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

也矧夫赫赫聖漢魏魏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

殷陶周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北契成然後宣二

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

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

上神靈日照光被六幽曰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仁風翔

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

毛詩曰章及鬼方也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頥善曰

也何細而不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與言明定

養言皆養也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

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與也尚書曰昭登于上鋪聞

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鋪聞

道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詩傳曰文至於經緯乾坤出入

王



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則盈

淮南子曰覆天載地外運渾元內露豪芒言漢道外則運

沾潤於豪芒言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物咸亨其已久矣

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

也榮鏡宇宙四表曰宇往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

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治定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

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

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

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

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

猶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

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憇與慎而無禮則憇優謂

周公作樂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

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

化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

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

惠鮮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瘞埋祭山曰燔柴祭

祭川曰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尚書曰鳳皇來儀來儀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視明禮修

應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擾緇文皓質於郊思

信立則白虎升黃輝采鱗於沼禮記曰龜龍在宮沼見甘露



宵零於豐草

德至天則甘露降

詩三足軒翥於茂樹

甫之鳥至孝之應也楚辭曰鴛鳥軒翥而翔飛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

謀窮祥極瑞者朝夕

天子寰

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麥之事耳

素雉也

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麥薛君曰

麥大麥也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已見上毛詩蓋用昭明夤畏承幸懷之福

書曰嚴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

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

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也

金滕

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東序牆也尚

圖維書在東序以流演也維書皆存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

先定道誠體行德本正性也

景命也言進此吉當此時順命以創制

定以和神以治定作樂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

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

次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張

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

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也



曰勅天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止也言自遠古遠古以來至

於此也楚辭曰遂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

以光明之度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夏罪其如台是

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

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

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木而仁義之

應之至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既感羣后

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繇古也

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

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

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緝古字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

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理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

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頰助率重刊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總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云

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遠迹羊

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

以入山牧羊十餘年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是時弘年六十徵

與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赦生見主父而

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廼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羣士慕嚮異人並

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漢書曰桑弘羊也衛青

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

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碑本匈奴休

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碑以父不

降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尚書

馬肥好上拜為馬監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孟子曰傳說舉

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

牛角而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

疾歌矣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

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漢書曰石奮長

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質直則汲黯卜式漢書曰卜式言郡



國不便益織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

趙禹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則東方朔枚皋楚辭曰笑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

笑類俳倡以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

歷數則唐都落下閎漢書曰造漢太初曆方士唐都邑郡

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

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曆拜待中辭不受風

都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蘇武

征賦西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

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

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國語曰祭公謀父曰亦講論六

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

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

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

始為諫議大夫更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

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

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治民則



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帝最先廢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入為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入為右扶風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東海大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張已見皆有功迹見迷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于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侯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馳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

相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

之時乎昔者相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鴻黃

世及以一民也昔帝鴻氏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

禮記曰為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

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

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

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

乎天而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

應乎人而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



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

哉大矣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

正九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

事乎其天意乎

### 晉紀總論一首

####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

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遂服輿軫驅馳三

世相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

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

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人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漢書穆王

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

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

大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

曰初荆州刺史裴潛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

宣王由此為宣王所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于寶晉

城大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

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內夷曹爽外襲王陵于寶晉紀曰高



東襲大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

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

之送之京都神略獨斷征伐四克揚王之法也法言曰湯

飲藥而死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屢

武相相征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

伐四克謂入其城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晉文之兵可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

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

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

謀象已見上文大玄豐亂內欽誕寇外于寶晉紀曰中書令

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

帥自曹襄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

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

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

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

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策三關電掃

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

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觀詣壘門范

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

掃天符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始當非常

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于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

典備物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

典策

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于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

典備物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

典策

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于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

典備物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

典策

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于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

典備物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

典策

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于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

典備物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

典策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仁以厚下儉以是用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上以厚下安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幸修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腹心不同公卿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將軍羊祜來朝上疏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喻時剋可必也上納

之而不亦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

重以濬預亦上疏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傳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

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侯介馬而役不二時江湘來同

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濬龍驤將

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檣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

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

數千里論語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文車同軌禮記曰八荒協兮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

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畝行旅草



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

獨親其親不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

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

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崔禹曰

乾揚駿被誅母后廢黜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

庶人居於朝社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

于寶晉紀曰太祖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

既亡楚必專權使黃猛言於后遣謂者宗子無維城之助

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

而闕伯實沈之卻歲構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左氏

闕伯李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

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尹民詩曰赫赫師至乃易天子以太上

之號而有免官之謠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

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左氏傳卜偃曰民朝為伊周夕為桀跖莊子曰施不及三

有盜跖上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

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寶

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

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

謂夷狄也尚書曰推名實反錯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



名實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

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

穎見老人結草以充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于寶晉惠紀

杜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

史蘇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

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

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

城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

疏曰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

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故

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

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

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

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

歡後必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

揭竿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

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

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將相侯王

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



夫竟陵王其餘官僚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盛孫

晉陽秋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夫天下大

器也羣生重畜也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

陳風對問曰民如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

六畜在牧養者耳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

害相臻猶循環之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器大者不

未嘗暫靜也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

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

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

王制之制祭祀也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

謂浚已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

浚取也預曰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

魚之趣淵澤也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曰川

淵者龍魚之居也國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善於禮毛詩序曰君

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

以喻之後漢書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求明察以官

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

慈惠之師禮記曰皆樂其生而哀其死者惡死樂生悅

樂行而人向方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君子

其教而安其俗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君子

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

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



其人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

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論語子張

設於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

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

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基廣則難傾根深則

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理節則不亂膠

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

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

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

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

子禮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

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半國未

可量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

稷之功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又曰實穎實粟即

有邵胎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

家室無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邵之幽身服厥勞故其

詩曰乃裹糗糧于橐于囊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小曰橐

廉恥已見上注禮記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論語子張



幽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子皆免居而殺其弟與人之故其

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

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滸沮側也謂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

之君子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

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大王

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

成邑二年成都三年王倍其初而能勞來安集之

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

乃時耕其田畝者以至於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

鄭玄曰時耕曰宣

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

大也鄭玄曰載始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

也始使之顯著也

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故其詩曰惟此文王

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

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

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

毛詩行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

儀度莫不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

婦道毛詩曰葛覃序也詩曰葛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



主寡寡者全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法毛詩大雅文也御治也毛萇曰刑

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又及能也為正治於家邦

之上者純一之德雖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

出林楚使武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下賢故曰文武自天

探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

外謂諸夏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鄭玄曰

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

德其計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

侯皆曰帝紂可伐武以三聖之智仗獨夫之紂猶正其名王曰天

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琴操曰崇侯譖文王

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

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

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猶著大武之容曰未遠善

也論語孔子曰謂武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盡美矣未盡善也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一年穀洛闕

也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

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

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

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禮律元茂九錫文曰經緯



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文質已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

見上文及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有立政篇孟子曰先

聖後聖其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

以爲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

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不及脩

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

思庸於毫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

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

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

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二祖逼禪代

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是明辟

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是其創基立本異於

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

二之老尚書曰昔君文武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

老爲宗而黜六經于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談者

以虛薄爲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

曰元康以來以儒

街清儉爲群俗

表曰以容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貴游子弟多祖述於阮

籍同禽獸爲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荀得祿而已公羊傳曰

君子大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表

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以虛談之名于寶晉紀云言君上之劉頌屢言治道傳咸

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

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

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

法理者名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失文

王日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侯

反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

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而秉鈞當軸之士

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所擇官也

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栢寬監大極

機密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

子率多因資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

次而進之喻汗辱也晉諸公讚曰到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子貞著崇讓而莫之省于寶晉紀

未與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

用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真平原人長虞數直筆而不能

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其婦女莊櫛

織反金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

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



年不出執府臬治絲繭織維組紉周易曰在中先時而昏  
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

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

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稱夫

之毋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

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

而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父

兄弟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真

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

序曰后妃又當輔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

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如火斯

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

仲孫閱齊侯曰臣聞國之將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

弛之所由于寶晉紀曰阮籍宏逸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

師尹之多僻于寶晉紀曰賈充饗眾官庾純後至充曰君

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在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

不讓于寶晉紀曰王渾愧又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

欲構南箕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于寶晉紀御史

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

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

牙于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  
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  
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剋  
已為治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於官



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

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

絕又曰魯襄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部大

鼎于宋臧哀伯諫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

官之失德寵賂彰也中庸論語曰中

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

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辛有

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

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自馮陵之役使其

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危氏之禍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

哭者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也見西征賦

一也

下民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

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

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擗懷帝承亂之後

得位羈於疆臣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斯

其虛名于寶晉紀曰洛京顧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天

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

與其間必有名世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

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

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望氣者又云豫章有

天子氣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

六史公曰逸興廢能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



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

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

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

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連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

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

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

皇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

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固相攻問敗縛至上前又叱

左右斬之河間王穎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

連戰敗走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章王熾為皇太子弟皇

帝崩太子弟即位崩謚曰孝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

懷皇尚書曰天位艱哉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

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于寶晉懷紀曰關

中建秦王業為皇

太子本吳孝王之出為秦獻王後皇而西以南陽王為

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

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

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

王非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

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見皇極已

毛詩曰上帝臨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

汝無貳爾心

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

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

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

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

嘗不章韋昭曰

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

體天正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

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

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

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

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

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周人上法帝

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

之事女御書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

以禮職掌內治之貳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

之詔后治內政也貳女史彤管記功書過變貽我彤管毛

其法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

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

公使馱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閭必乘安車輜輶

下堂必從傳毋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輶非敢

受命也曹大家曰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

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所以能述宣陰化

色毛詩序曰閔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所以能述宣陰化

脩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官佐閨房肅

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

私謁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列女傳

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

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

文選卷四十九



齊侯之女宣王之右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王失禮而晏朝

章周史記曰平王東徙維弱邑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夫人者六人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孽如

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鄭姬生孝公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

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屬孝公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

奔宋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

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大夫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

奔新域自終於五子作亂豕嗣遘屯五子齊武孟等爰逮繼而死

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

黑而黃裳諭亂以至於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

嫡妾之禮也

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

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

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書傳曰釐理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也力之切

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漢書孝文竇皇后

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相注曰社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

席單席然

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好元帝加昭儀



之號凡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

光武中興鄧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六宮稱號唯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

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

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

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

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應劭風俗通

者擇也以歲八月維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

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發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

閹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

閹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改正

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已有度而

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

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恩隆好合遂忘潰蠹自古雖主

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

割重器重器神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

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

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漢仍其謬知患莫改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

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

騰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齊北惠



王子北鄉侯懿又曰靈帝諱宏父養解瀆亭侯相帝崩竇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養解瀆亭侯相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相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太后何皇后帝崩皇子辨即位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父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莊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纒繼於囹圄犴岸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

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繼之中非其罪也

毛詩曰湮滅連踵傾軛繼路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

宜宜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秘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

路貨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秘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

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終於陵夷大運淪亡

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

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

惟家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

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

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史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風

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大史稱為佐命

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議者多非先武不以

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

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相

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相

又曰齊相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

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

晉下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



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雅陽販繒者也

符食頴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或崇以連城

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

阿衡伊尹也右商王毛萇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

繼信越終見殖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自茲以降

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

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

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曰懷其實而

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故先武鑒前事

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雖寇

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

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

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

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

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觀其治平臨政

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

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

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

何者繩以法則傷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

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棄功參差雜用



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不得其勝否即以事相權言

即而功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

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

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建武之世建武先侯者百數若

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

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即顯上疏昔

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儀南陽多顯鄭興

又成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此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

賢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

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夫崇恩偏授易啓

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

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

顯宗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

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帝字顏鄉穎川人封山桑侯

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

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

世祖即位以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

### 宦者傳論一首

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官人此

###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子昌

宦者四星在帝座傍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周禮曰闈者守中門

之禁周禮曰闈人掌守王宮中之門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

內人及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

內路寢也正月令仲冬闈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節

領闈聖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門詩之小雅亦

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

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可知也無外黨精專

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

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

諸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

於楚晉左氏傳曰呂却畏偪楚公官而殺晉侯寺人勃請

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虜原杜預曰勃

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

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

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

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

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

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

可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相公卒

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

闈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

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

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

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第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後漢

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及高后稱制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

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

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

淳子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

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

房婦入之内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漢書曰

宦者則趙談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帝數

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主之漢書曰

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

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

事所摠號令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

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其後弘恭

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

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占不近

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

復進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

也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范曄

後漢

稱制

如

曰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自明帝以後迄乎延

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鄭鄉侯

平范曄後漢書曰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

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

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

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手

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

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非復掖庭之巷之職闈牖房闈之

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其後孫程定

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栢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雅鄉

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

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

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

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栢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戾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

南人唐衡穎川人栢帝呼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俗謂之五日封故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

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或稱伊

霍之勲無謝於徃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

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



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陳琳敷曰所愛光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

宮闈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劔閉焉法言曰或問直

子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道以府署第館基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

物月珍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

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水紈臣贊曰嬙媛侍兒歌

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

音墻漢書曰初爰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

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干曹而迭起左

氏傳晏子謂齊侯曰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

衣綺繡狗馬被績蜀伎倖傳曰董賢起大第皆剝割萌黎

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

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

腐刑必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

薰合之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

國語注曰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劉駒駱與李子豎書曰下

山居曰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

讒言緣起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尚

曰予則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

李膺各為鈎黨尚書曰下鈎黨人即黨人也即其奏



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卿理和

士實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蹶怨協羣英之勢力周

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

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

右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今誅中官謀泄張驤趙忠

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范曄

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而後漢

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驤投河

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然以暴易亂亦何云

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

弱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也龜

文昏弱謂相帝也

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所

曰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雷鼎遷於周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

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

范蔚宗何晏論語注曰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義

求利是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九爻辭是以堯稱則

天而不屈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

屬天下於夫子許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

由遂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

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自

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取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



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

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

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次避地或靜已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鎮心之躁競

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穢時俗必動

發其清槩然觀其甘心吠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

猶操也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

曠也開江海之士避世之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

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故蒙耻之賓屢

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蹈海之

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

單歸而欲爵之魯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

連逃隱於海子適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

豈若從避世之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

之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然然而蟬蛻稅蹠埃之中

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

者乎淮南子曰古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

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

道義重則輕王公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義

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義



憤甚矣東觀漢記曰相榮温恭有蘊藉是時裂冠毀冕相

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

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

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冕披本塞源毛詩序曰

百姓莫不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

遠也飛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

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之害今墓或為慕誤也夫去筭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持也禮憂者側席而旌

生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

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相望於巖中矣漢言招士或旌以帛也

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漢書曰薛方逢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

堯舜在上下有集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

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相即位

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

莽殺其子字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記

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記

於政尚不知方西語使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記

手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

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

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

巢父洗耳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

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滎池後復

徵不得已乃著矩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

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

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

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稱臣有司問其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

記曰君子有禮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論語

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論語







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賦孰愈曰夫道潤乎草

日播芳塵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賦孰愈曰夫道潤乎草

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賦孰愈曰夫道潤乎草

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虛長卿亮不可及自茲

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賦孰愈曰夫道潤乎草

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異軌同奔遞

相師祖禮記曰仲尼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

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

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

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

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甫乃以情緯文

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

說二班謂叔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

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

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

法也祖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

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續晉陽秋曰逮乎西律異班賈

體變曹王綽育星稠繁文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

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綴平臺之逸

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



響采南皮之高韻

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

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

義熙歷載將百

建武晉愍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峇嶺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莫不寄言上

德託意玄珠

孫綽子曰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適麗之辭無聞

焉耳

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仲文始革孫許之風

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

高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

帝元晉武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

體裁明密

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

守明密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

商榷前藻

楚辭曰疏敷衽以陳辭陸工拙之數如有可言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文賦曰暨音聲之迭由乎玄黃律

呂各適物宜

周易曰象其物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

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



誅之者咸以為高歷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

載辭人所共傳賞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子荆零雨之

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晨風飄岐路零雨

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朔風動秋草邊

馬有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

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

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

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

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恩倖傳論一首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屠釣卑事也

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事也

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曄謂秦

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

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

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

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



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  
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  
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墜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  
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平京師

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冲詠  
張籍舊業七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

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東方朔為黃門  
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

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即後奏泰階之  
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

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即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  
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

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  
侍即二官全別沈以爲同候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

不過執戟非黃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門侍即切矣

孫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非若晚代  
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上有餘年

分爲二塗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漢末喪亂魏武

始基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

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因此相公遂爲

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州都郡正以才

品人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而舉

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殊故因世資

以成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漸也法壞之

貴也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

賤族者也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爲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

人子不居下品寒門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几厥衣冠莫非二



品言衣冠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皆同下科外周漢之

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

臣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學古然有辨太玄經曰

較然夫人君南面九重奧鳥絕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陪

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闈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籩豆

既而息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狎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

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空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

月令曰仲冬省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賞罰之

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

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于穀人主謂其身卑位

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

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

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

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

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

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

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外無逼

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

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與

鉞瘡痍構於牀第側之曲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

第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曰冕乘軒太子謂渾良夫



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祖素縑丹魄至皆兼兩  
音亮北毛毳

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

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

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

崇貪而好利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

富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號太宗法言曰聖人

之法未嘗不權倖之徒惛憚丁宗威欲使幼主孤立永竊

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搆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

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民忘宋德雖非一塗

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

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

纂繼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明以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

亂關七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秦人不綱網漏

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人不能整其綱維令

網目不能誅也於楚謂陳涉反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

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

又曰高相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粵于蹈秦郊嬰來稽首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

酷政但罪應天順民五星同晷畧光景也應劭曰東并秦之

象也天下之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

畔換跋西土宅心戰士憤怨惟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又曰

曰西土謂乘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

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

分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

故曰王秦地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山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

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股肱蕭曹杜稷是經蕭

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瓜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

曹參非禮記衛獻公曰有柳瓜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

莊者非禮記衛獻公曰有柳瓜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

陳平也毛詩曰予王之腹心牙恭行天罰赫赫明明恭行文已

又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牙恭行天罰赫赫明明見上文

明毛詩曰赫赫明明

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日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毛闡闡恣趙朝政在王闡闡

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闡闡

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鷲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

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

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

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沛

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雲起龍驤化為

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為齊王彭越為梁王綰自

同開胡曰鎮我北疆應劭曰開音扞南楚汝沛名里德薄位

尊非柞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吳克忠信

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

###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

序曰遭漢中九縣颯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接

微盜賊奔突

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星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

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

甄表沈機先物深略緯文說文曰經緯天地曰文矣周尋邑

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蘇雲漢書曰劉聖公為

將軍狗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

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

邑亦遣兵合戰先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審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范曄後漢

劉永檀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燕卜者王三



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

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神旌乃顧

遮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孟津以拒之秦金城千里泥

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

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靈慶既啓人謀咸贊謂天

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明明廟謀赴

赴雄斷廟謀廟筭也楊雄連珠曰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

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作

文選卷第五十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賈誼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崤謂二殽函也

中左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春秋

握誠圖曰諸侯冰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

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蘇秦說惠王

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衡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法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

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穎

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

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

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為從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

文選卷五十一

過秦論一首

賈誼書第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

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

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尚末詳蘇秦已見上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天下說周

也人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的亭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

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實

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

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

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

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

前時王使召滑而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

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

攻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高誘曰樓緩魏相也

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

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

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他

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他

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也史記曰吳起衛人

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赤孫武之後也

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他未詳此徒何切呂氏春秋曰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

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曰侯鄒忌為齊相田

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

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

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

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叩關而攻秦為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秦人開關而

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

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鏞以金為

箭鏞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也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櫓曰櫓左

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輪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

王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相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

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朴浦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朴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

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

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

者謂守尉雜燒之又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

民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扞頭鐵也史記曰始皇

的千石置宮庭中鋦音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

何謂何官也廣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

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始皇既沒餘威震

于殊俗然而陳涉雍屠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



繩樞以繩有戶為樞也 眩隸之人如淳曰眩人也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

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 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

間三致半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第士也耕則常飢桑則

常寒間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工

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間換

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 率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舉也 蒼曰揭立

莊子曰揭竿 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莊子曰其所有

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銛

盛於鈎戟長鍛孟康曰耰鋤柄也張晏曰矜音槿爾

憂橫巨中切如淳曰鈎戟似矛刃下有 謫戍之眾非抗於

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

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 然而成敗異

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然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

猶舉也蘇林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

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

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

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兒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

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

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

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

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

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

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談何

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

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或有悅於目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

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

以語上也中人以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

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

桀殺關龍逢紂殺



謂之子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

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

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

下笑鄭玄禮記注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

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

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

武王伐紂四子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

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弛國家

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人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

喻煦煦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

煦煦和悅之兒也孝經鈞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嘔喻將

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

姓之害拂與則得於邪主之心曆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

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

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

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敬身也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

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

而過孔子曰箕子骨餘漆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

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迹可辨也故伊尹蒙

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縮曰

文王卜田史布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

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心合意同謀無不

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

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

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兒

令發之日土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

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



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

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

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

開內藏振貧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

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

事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囹圄空虚文子曰法寬刑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

朱草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

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而若人

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也

四子講德論一首并序

王子淵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

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名曰四子

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



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是率長十幸遭聖主平

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道帝堯也廣雅曰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

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

云切蠅人乘蟲也莊子曰蚊蠅嗜膚蚊亡附驥尾則涉千里

攀鴻翻則翔四海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

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

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

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命介文學曰何為其然也

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

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

至於中年睹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

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曰吾身不免凍餓

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

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

駟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對曰臣聞

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

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

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

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

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

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慎則見之莫謬姆母

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莫謬姆母

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姆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

未詳所見倭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

為切傀古回切



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

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類

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綴

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織繳乘風而

振之連雙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擊擊也

擊與撇同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

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雞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

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詠歎中雅轉運中律譚問歌者為誰則

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問歌者為誰則

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之士相見之禮友焉禮儀

曰士相見之禮費冬用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文學夫

子降席而稱曰俚紀力人不識寡見劉德漢書注曩從

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敢問所歌

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

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

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

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

其兄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



新詠少而... 唐諫曰何不遣使... 鳳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 謂何對曰詩云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 君以為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

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

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

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砭夫凡人視之

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身敬也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

失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

也失他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

視之忽焉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瓜並切巧冶鑄

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是以刺史推而

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

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

謂窮也郭璞曰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

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夫忠賢



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  
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  
愚竊或焉淳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

如也孝經子昔周公詠永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  
曰是何言與

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

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世衰道微偽

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

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

曉聖德莫不霑濡江魏眉耆耆考之老有白黑雜色咸愛惜

朝夕願濟湏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

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

詩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

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

妄億度也馬融論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

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陳

立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

荆軻見太子太子再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左氏傳

若曰潢汗行潦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鱗鱗並逃



九畝域不以爲虛爾雅曰且由切郭璞曰今泥鱮也鱮似立

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畝魚網也魚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

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夷齊恥周

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

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邪論

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

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曰

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大也如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二客雖窒計沮與議何傷言二客雖

於議沮爾雅曰窒塞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

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

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

勤抱乎鼓鏗耕鋤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抱而

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

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於是文繹復

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

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焉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

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蟋蟀俟秋吟浮游由

出以陰易通卦驗曰蟋蟀也謂之蜻蛉也易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人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

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立之木太平

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廟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

亡禁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

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

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

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

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齊桓有管鮑隰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齊桓公伐楚以爲

輔佐說苑鄒子曰審威叩轅行敬相公任之以國政論語

子曰桓公一匡天下民晉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取威定霸以尊

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

曰李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

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

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將柰之何

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柰之何

使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

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



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

鄭子反將右晉師敗績鄭步必切句踐有種蠡溧庸剋滅疆

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

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

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

稽歸村循其士民伐吳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

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相公而

敬段干木比名之所過相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

翼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曠曠翟

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

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

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止

閱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

怨齊於是誅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爲

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爲亞卿使樂毅伐齊破夫以諸侯之

之追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閱同

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

春秋注曰羽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

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今

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

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

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

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曰暢通也偃息匍匐

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

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



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

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

平則治道微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令太官

郡國宮觀省田官損諸苑宣紀曰池籩未御踈錄役振乏

困宣紀曰疏人還歸勿筭錄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

頌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閱耄老之逢辜憐練經之服事宣紀曰朕性

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

母喪者勿大父母父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繯匿恩及飛鳥紀宣

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及鳥獸矣德

曰至德之世禽獸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

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處位而任政皆短於仁義長於

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其所臨蒞

莫不肌慄骨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公無所措其

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

則民無所措手足公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

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



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博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睦孝經曰民用和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

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神光

燿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暉之夕神光交鳳皇來儀翼翼

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

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

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曰神

九真獻甘露滋液嘉禾擲比宣紀曰甘露降于郡國又大

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

壤成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

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鈴曰武王得兵鈴謀

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

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受拒鬯而鬼方臣拒鬯未

詳鄭玄詩箋曰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

鬼方遠方也今云宣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

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

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

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

之最彊者也毛詩曰因天性憍蹇習俗桀暴左氏傳曰彼

曰偃蹇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業在攻伐事

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

生業習戰攻以侵伐

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兒能騎羊走箭飛鏃



奴兒能騎羊引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

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鞏馬播種則扞絃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節玄曰扞拾也

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則顛倒殪伊史記

用射狐兔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柝士屢犯芻蕘詩人

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樓棲戎車既飭四牡駮今聖

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宣

東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

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計沮顏焦齒梟矚翦髮黥首文

身標方袒徒之國左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縹髮削

刻其面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靡不

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婆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

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飛鳥翕翼泉魚奮

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

泉於是以刺史感德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

識鳥感不明也敬導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

于盛德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奴兒能騎羊引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

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鞏馬播種則扞絃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

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倒殪伊史記

用射狐兔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結為邊初士屢犯芻蕘詩人

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駢今聖

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紀

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揮音經乾坤之所

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頽焦齒臬矐開翦髮黥首文

身標方袒之國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縹髮割

刻其面蓋沮頽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靡不

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婆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

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飛鳥翕翼泉魚奮

躍毛詩曰鴛鴦在梁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躍

躍泉於是以刺史感德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

識鳥感切敬導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

于盛德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于海... 日... 計... 報...

不... 既... 為... 最... 於... 下... 養... 勝...

... 至... 人... 然... 不... 論... 哉...

... 人... 下... 下... 下...

... 人... 下... 下... 下...

... 人... 下... 下... 下...

... 人... 下... 下... 下...

文選卷第五十一





